

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海瑞的故事

吴 晗

中 华 书 局

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海瑞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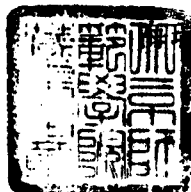
吴 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15585

- 一、海瑞的故事3
- 二、清官海瑞.....19
- 三、海瑞皇帝.....27



715585

《海瑞的故事》再版題記

这本小冊子是把三篇文章合在一起編成的。

第一篇《海瑞的故事》发表在《新观察》。第二篇《清官海瑞》，发表在《北京日报》，署名赵彦。第三篇《海瑞罵皇帝》，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，署名刘勉之。为了便于讀者閱讀，这次重版，把文中一些生僻的文字和名詞，作了些注释和修改，內容也作了些調整。

初版刊入的第四篇文章《海瑞的历史地位》，因是論述性质，又已收入我的另一本著作《灯下集》中，这次刪略了。

吳 晗 1962年4月

一、海瑞的故事

(一)

海瑞的时代，是明封建王朝从全盛走向衰落的时代。他生在正德九年，死于万历十五年（公元1514—1587年），一生经历了正德、嘉靖、隆庆、万历四个皇帝。这几十年中，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土地更加集中了。皇帝侵夺百姓的土地，建立无数皇庄，各地亲王和勋戚、贵族、大官僚都有庄田，亲王的庄田从几千顷到几万顷。嘉靖时的宰相严嵩和徐阶都是当时最大的地主。万历时期有一个地主的田地多到七万顷。农民的土地被地主所侵夺，沦为佃农、庄客，过着牛马般的生活。庄园的庄头作威作福，欺侮百姓。贵族和官僚的家里养着无数的奴僕，有的是用錢买的，有的是农民不堪賦役負担，投靠来的。他們終年为主人服役，除家庭劳役外，有的学习歌舞、演戏，有的紡紗織布，四出贩卖，有的替主人經營商业，開設店鋪，沒有工資，也沒有自由，世代子孙都陷于同一命运。国家所控制的人口

减少了,因为一方面农民大量逃亡,流散四方,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口淪落为奴僕,戶口册上的人口数字日漸减少。同时土地的数字也减少了,这是因为农民流亡,田地抛荒;庄田数目越来越大,庄田主的貴族和官僚想法不交或少交錢粮,这样,向国家繳納地租的土地就越来越少。更严重的是中小地主和上中农为了逃避賦役,隐蔽在大地主戶下,大地主的土地越多,势力越大,把应出的賦役分摊在农民的头上,农民的負担便越重,階級矛盾便越尖銳。

这个时期,是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时期。

貪污成为政治风气,正德时刘瑾和他的党羽焦芳等人,公开索取賄賂,嘉靖时的严嵩父子、赵文华、鄒懋 [yān-mào] 卿等人,从上到下,都要弄錢,不擇手段。以知县來說,附加在田賦上的各項常例〔注〕就超过应得的薪俸多少倍;上京朝見,来回路費和送京官的賄賂都要农民負担。徐阶是当时有名的宰相,是严嵩的对头,但是,他家就是松江最大的富豪,最大的地主,也是最大的恶霸。

京官、外官忙于貪污,水利沒有人关心了,許多河流淤塞了。学校沒有人关心了,府县学的生員名为学

〔注〕 常例是一种附加稅,津貼知县用費,变相的但又是合法的貪污行为。

生，到考試时才到学校应付。許多农民产业被夺，田地沒有了，却得照旧納稅，打官司的人愈来愈多了。

这个时期是政治最为腐敗，貪污成为风气的时期。

也正是这个时期，倭寇（日本海盜）猖獗 [chāng-jué 鬧得很凶的意思]，沿海一带，經常受到倭寇的威胁。浙江福建两省被倭寇侵略最严重。明朝政府集中了大量兵力，把这两省合成一个防御性的軍事体系，設总督〔注〕管轄軍事。軍隊增加了，軍餉相应增加，这些負担也自然落在农民身上。

大地主的兼并，官吏的貪污，倭寇的侵略，使得农民生活日益困苦。表面上熙熙攘攘，一片繁荣景象，骨子里却蘊藏着被压抑的千千万万农民的憤怒，一触即发。

海瑞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。

（二）

海瑞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，总督是严嵩的亲信胡宗宪。

淳安是山区，土地貧瘠，老百姓都很穷，山上只产茶、竹、杉、柏，山下的好田地都被大族占了，老百姓穷得吃不上飯。这个县又处在新安江下游，是水陆交通的枢紐，朝廷使臣，来往官僚过客，都要地方接待。例

〔注〕总督是地方的最高长官，轄一省或二、三省，总攬軍民要政。

如經過一个普通官，就要用銀二三十兩；經過巡鹽御史、巡按御史等監察官員〔注一〕，要用銀一二百兩；巡撫〔注二〕出巡，則要用銀三四百兩。這都要百姓賠墊。他們坐船要支應船夫，走陸路要支應馬匹夫役。地方窮，負擔重。

有一次，胡宗宪的儿子經過淳安，仗着是總督公子，作威作福，嫌驛站（傳遞文書的站）的馬匹不稱心，供應不周到，大发脾氣，喝令跟人把驛吏捆了，倒挂在樹上。驛站的人慌了，跑到縣衙要辦法，海瑞說：“不慌，我自有主張。”他帶人走到驛站，一大堆人在圍着看熱鬧。鮮衣華服的胡公子還在指手划腳罵人，一看海瑞來，正要分說。海瑞不理會，徑自進驛站去，一看胡公子帶的大箱子小箱子几十个，都貼着總督衙門封條，就有了主意。立刻變了臉色，叫人把箱子打開，都沉甸甸的，原來裝着好几千兩銀子呢。海瑞對着眾人說：“這棍徒真可惡，竟敢假冒總督家里人，敗坏總督官

〔注一〕 都察院是朝廷負責糾察彈劾的衙門，都御史、左右副都御史是都察院的正副長官。其下有僉都御史。這些都是都察院的高級監察官員。另外對地方各道派有監察御史，按其工作性質分巡按御史（管司法）、巡鹽御史（管鹽政）、提學御史（管教育）等。巡按御史出巡時亦稱按院。

〔注二〕 巡撫是比總督低一級的地方高級官員，管一省的軍事和政治。也稱撫台、都堂。



“这棍徒真可恶，竟敢假冒总督家里人。”

声！上次总督出来巡查时，再三布告，叫地方上不要鋪张，不要浪費。你們看这棍徒带着这么多行李，这么多銀子，怎么会是胡总督的儿子，一定是假冒的，要严办！”把几千两銀子都充了公，交給国庫，写一封信把情由說了，連人帶行李一并送交胡宗宪。胡宗宪看了，气得說不出話，怕海瑞真个把事情鬧大，自己理屈，只好算了，竟自不敢声张。

海知县拿办总督公子的新聞轰动了淳安，传遍了东南，老百姓人人称快，貴族官僚子弟个个头痛，罵他不識时务。

更使人高兴称快的是另一件事：海瑞挡了都御史的駕，拒絕他入境。这在当时說来，是件了不得的駭人听聞的大事。

鄢懋卿是当时宰相大奸臣严嵩父子的亲信，嘉靖三十五年（公元 1556 年）以左副都御史的身分，出京来总理两浙（浙东、浙西）、两淮（淮南、淮北）、长芦、河东盐政。

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朝廷最高級的監察官員之一，出巡地方时是欽差〔注〕，掌握着进退升降官吏的建議权。总理盐政是名目，实质上是皇帝要錢用，叫他从产盐、卖盐上打点主意，多搞些錢。

〔注〕 欽差是由皇帝特派出京，代表皇帝查办政务的官員。

鄢懋卿以監察官、欽差大臣的身分，加上有严家父子作靠山，一到地方，威风得很，利用职权，收受賄賂，給錢的是好官，給多的便答應升官，給少的便找題目磨難，非吃飽了不走。总之，不管官大官小，什么地方，什么官，非給他錢不可，非給够了不走。不这样做，除非不打算做官才行。

不只送賄賂，還要大大地鋪張供應、迎送。地方長官巡撫、按察使、知府〔注〕、知縣，大大小小都得跪着接送。吃飯要供應山珍海味，住處要張燈結彩。在揚州，地方請吃飯，一頓飯就花了一千多兩銀子。他還帶着老婆一起，老婆坐五彩搭的轎子，用十二個女子抬。連廁所都用錦緞做墊，便壺都用銀子做。

一天，輪到要巡查严州（今浙江建德）了，要路過淳安。全县人都焦急，不知怎麼辦才好。

欽差、監察官、地方長官到地方巡查，照例都要發一套條約或告示，說明來意和地方應注意事項，並且大體上也都按着老規矩，照前任的抄一遍。告示內少不得要說些力戒鋪張、務從節儉等冠冕堂皇的話。海瑞研究了好久，一想對了，即以其人之話還治其人之身。

〔注〕 明朝的時候，辦理一省刑政和檢查官員紀律的機關叫提刑按察使司，簡稱按察司，長官叫做按察使。明時一省分幾個府，一府管幾個州、縣，府的長官叫知府。

便对差官說，淳安地方小，百姓穷，容不下都老爷的大駕，請从別处走吧，省得百姓为难。他亲自写一封信給鄢懋卿，信上說：

“細讀您的布告，知道您一向喜欢簡朴，不喜欢逢迎。您說‘凡飲食供应，都应俭朴，不要过分奢侈 [chǐ]，浪費人民錢財。’您又說：‘現在民穷財尽，寬一分，人民就得一分好处，一定要体諒。’您的种种恳切的教导，說的很多。我相信您的話是为国为民，是从心里說出来的，决非空話。

“但是，您奉命南下以后，沿途情况，浙江派的前路探听的人都說，各处都办酒席，每席要化三四百两銀子，平常伙食都是山禽野味，不易弄到的东西。供应极为华丽，連便壺都用銀子做。这种排場，是和您頒行的布告大大相反的。

“都察院长官出来检查盐政，是少有的事。因为少有，所以百姓有疾苦的要來告状，有貪酷行为的官要改心，百姓也会得到少有的好处。現在情况是州县怕接待不周到，得罪都察院长官，极力买办。百姓为出錢伤脑筋，怨声不絕。百姓沒有得到少有的好处，反而苦于少有的破費。这可能是地方官属奉承您，以为您喜欢巴結、不喜欢說实話，揣摩錯了您的真正用心吧。

“盐法毛病，我晓得一些，沒有全盘研究，不敢乱說。只是这一件事，是我耳聞目見的。您如来了，东西准备了，縱使您一概不受，但是东西既然买了，必然要用許多錢，百姓怨恨，誰当得起？地方官属以今时俗例来猜测您，我又很怕您将来会因为地方官属瞎张罗，不利于执守礼法，而后悔不及。这个害比盐法不通还要大，所以敢把这些意見一一告诉您。”

义正辞严，話又說得很委婉。鄢懋卿看了，气得发抖，想寻事革掉他的官，但他是清官，名声好，革不得。就此过去，又气不过。只好放在心中，把这封信藏起来，批“照布告办”，严州也不去了。

严州知府正忙着准备迎接，听說都老爷忽然不来了，正在納悶，怕出了什么岔子。后来才知道是海知县写了信，惹了禍。怕連累自己，大怒，海瑞一进来，就拍桌子大罵：“你多大的官儿，敢这样！”罵不停口。海瑞不說一句話，等罵完了，气稍平了，作了一个揖就走，以后也不再說什么。等到鄢懋卿巡查完了，走了，严州府上下官員一个也沒出事，知府这才放了心，过意不去，見海瑞时連說：“好了淳安百姓，难为了你，难为了你！”

鄢懋卿恨极海瑞，要报复，叫他管下的巡盐御史袁淳想主意。袁淳也是恨海瑞的，他巡查地方时，海瑞照

規矩迎送，迎的不遠，送的也不遠，供應不豐富，有什么需索，也是討價還價。这回正好一舉兩得，也報了自己的私仇。这时海瑞已得朝命升任嘉興通判（知府的副職），便找一個公文上的手續不對，向朝廷告發，把海瑞降職為江西興國知縣。

（三）

海瑞從江西調到北京，后来又調到南京做了幾年官，在隆慶三年（公元1569年）六月才被派為江南巡撫，巡撫衙門設在蘇州。第二年四月被革職回家，只作了半年多巡撫。

他最恨貪污，一上任，便發出布告，嚴禁貪污，打擊豪強。他敢說敢做，連總督、都御史都不怕，誰還敢不怕他。屬下的地方官員有貪污行為的聽說他來了，吓得心驚膽怕，罪惡較大的趕忙自動辭官。有的大族用朱紅漆大門，一聽海都堂要來，怕朱紅大門太顯耀，連夜把大門改漆成黑色。管織造的太監，常時坐八人轎子，這時吓得減去一半。大地主們知道海瑞一向主張限田，要貫徹均平賦稅的主張，實行一條鞭法〔注〕，也都心懷鬼胎，提心吊膽，時刻不安。

〔注〕 一條鞭法是明朝萬曆年間，把丁役、土貢等都歸并在田賦內，按亩征收的一種收稅辦法。



要大地主把侵占农民的田地退出一部分还给农民。

他在做江南巡撫的几个月中，主要作了两件大事。一件是“除弊”，一件是“兴利”。

除弊，主要的是打击豪强，打击大地主，要他們把非法侵占农民的田地退出一部分还给农民。

擒賊要先擒王，江南最大地主之一是宰相徐阶，这时正罢官在家。海瑞要他家退田，徐阶只好退出一部分。海瑞不满意，写信給徐阶，要他退出大半，信上說：

“看到您的退田册，更加欽佩，您是这样使人意想不到的大賢大德。但是已退的田数还不很多，請您再加清理，多作实际行动。从前有人改变父亲的做法，把七个屋子儲藏的錢，一会儿便都散光了。您以父亲的身分来改正儿子的做法，有什么做不到的呢？”

把非法侵占民田的责任算在他儿子賬上，給他留点面子。

这样做，朝廷大官和地方乡官都怕了，人人自危，怨声四起。海瑞在給李石麓 [lù] 閣老信中說：

“存翁 (徐阶) 近来受了許多小人的累，很吃了点苦头。他家产业之多，真叫人惊奇，吃苦头是他自取的。要不退出大半，老百姓是不会甘心的。有錢人尽干坏事，如今吃了苦头，倒是一条經驗。我要他退出大半田产，也正是为他設想，請不要认

为奇怪。”

官僚輿論說他矯枉過直，搞得太過火了，他說並不過火。在給譚次川侍郎信上說：

“矯枉過直，是自古到今一樣的道理，不嚴厲的改革，便不能糾正過錯。我所改革的都不是過直的事，一定會办好，請放心。”

又說：

“江南糧差之重，天下少有，古今也少有。我所到過的地方，才知道所謂富饒全是虛名，而苦難倒很嚴重，這中間可為百姓痛苦，可為百姓嘆息的事，一句話是說不完的。”

他不但要堅持下去，還要進一步解除百姓的痛苦，可惜幾個月後，他便被革職丟官了。

徐家的田退出，徐階的弟弟徐陟，作過侍郎，為非作歹，殘害百姓，海瑞把他逮捕了依法制裁。地方官奉行政令，不敢延誤，大地主們走不動的只好依法退田，有的便逃到別的地方避風頭。窮人田地被奪的都到巡撫衙門告狀申訴，海瑞一一依法判處。老百姓欣喜相告，從今以後有活路了。地主官僚却非常恨海瑞，暗中組織力量，製造輿論，要把他赶走。

退田只是幫助窮民辦法的一種，另一種有效的辦法是清丈，把土地的面積弄清楚，從而按每塊土地等

級規定租稅。以此，海瑞作知縣，作巡撫，都以清丈為第一要事，在這基礎上，貫徹一條鞭的法令，在一條鞭規定所應征收的以外，一毫不許多取。這對當時農民來說，是減輕徭役，明確負擔，提高生活，發展生產的有效措施，是對人民的德政。

興利是興水利。江蘇的吳淞江泄太湖之水，原來沿江的田畝，都靠這條江水灌溉。年代久了，沒有修治，江岸被潮水沖蝕，通道填淤，一有暴雨，便成水災，淹沒田畝，水利成為水害。海瑞在親自巡行調查之後，決定修治，正月興工，同月又修治常熟縣的白茆[máo]河、楊家浜等河，結合賑濟飢民，用工代賑；他親自坐小船往來江上，監視工程的進行，不久就都完工了，人民大得好處。原來老百姓是不敢指望開河的，一來想這樣的政府不會做這樣的好事，二來想要做也無非要老百姓出錢。因此流傳的民謠中有兩句話說：“要開吳淞江，除是海龍王”。意思是永世也開不了。現在人民的願望實現了，河修好了，沒有化老百姓一個錢。

在朝官僚，在野的鄉官大族都恨海瑞。過往官僚因為海瑞裁節交通機構過多的費用，按制度辦事，奉朝命該供應馬匹和交通工具的只按制度供應，節約民力和費用，凭人情但是不合制度的一概不供應，不管你是什麼來頭，這樣一來，這些人受了委屈，也恨海瑞。他